

目 录

| | |
|----------------------|-----|
| 云龙漕涧阿昌族情况调查····· | 1 |
| 阿昌族补充调查资料····· | 6 |
| 户腊撒阿昌族调查资料····· | 25 |
| 澜沧县拉祜族调查两篇····· | 39 |
| 澜沧县拉祜族社会文化调查····· | 47 |
| 勐海县南朗河拉祜族及坝散调查····· | 62 |
| 红河县思陀区哈尼族社会经济情况····· | 67 |
| 元阳县哈尼族调查三篇····· | 75 |
| 金平县马鹿塘乡社会经济情况调查····· | 95 |
| 孟连《阿哈拉勐（地方大事记）》····· | 122 |
| 孟连宣抚司第一号户口册····· | 128 |
| 孟连宣抚司户口统计····· | 134 |
| 孟连勐阿户口册····· | 142 |
| 耿马傣族历法调查稿····· | 160 |
| 耿马佧族历法调查····· | 191 |
| 云南各族人民保卫疆土的斗争····· | 198 |
| 后记····· | 210 |

云龙漕涧阿昌族情况调查

杨 浚

一、云龙阿昌族的源流

根据史籍记载和最近漕涧发现的早殉墓碑文的印证，阿昌族确实是云龙境内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属于古代氐羌族群中的一支。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但语支未定。远在三国时代，诸葛亮南征之时（公元225年左右），这个民族的先民们就已活动在云龙澜沧江、怒江流域直至高黎贡山以西江心坡一带的广阔地区内。唐朝时期统称这个地区的族群为“寻传蛮”，他们就是后来阿昌族和景颇族的前身。当时他们过着采集、狩猎、游牧为基础的生活，有的已有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

公元六世到七世纪之间，云龙阿昌部落酋长早概，战胜了蒲蛮部落酋长底弄，成为云龙地区各部落的首领；此后，阿昌族势力日益强盛，所谓“地拓民众，众夷皆拱服，岁贡物产以为常”（《云龙记往》）。这就是阿昌族进入阶级社会的开始，而传统的部落首领选举制也随之改变为世袭制。

南诏王阁罗凤“西开寻传”曾引起了一部份阿昌部落的西迁，但也使先进的南诏文化不断流入，商业贸易往来日益密切。到了大理国时期（公元十世纪），云龙阿昌族部落首领早疆，接受大理国的招抚，“受其诰命，岁有常贡”，当时“商贾有不归者，教夷人开田，有喇鲁者习其法，于是始有田耕”。（《云龙记往》）由此可见，这段时期，正是阿昌族历史中的兴盛时期。这样，到了宋末元初，就已形成了“阿昌族”这一统一的族名。

阿昌族中分裂出浪宋一支，西迁以后改称浪速，后来演变为景颇族中的一个支系。这段历史也是从云龙开始的。“浪宋”一名，可能是“喇苏”和“纳苏”的变音。雍正《云龙州志》称“阿昌，俱以喇为姓”，喇、纳、浪均为同音。“苏”是氐羌民族语言中对“人”的统称，所以，“浪宋”一词之意即为“以喇为姓的人”。至今漕涧阿昌族中仍有姓纳的家支，也即是喇、浪的变音。

公元十一世纪时期，有一部份以喇为姓的阿昌族部落，散居在今云龙西北部澜沧江上游表村、早牙，直到赶马撒一带。由于他们俱以喇、纳为姓，久而久之，即被呼为浪宋人（可能是载瓦支）。

公元十二世纪时期，阿昌族部落首领麻命其二子奇、仰，分治鹿山、鹅山（即今浪宋诸村）；早麻死后，二子争夺职位，互相残杀，仰毒死其兄弟而自袭，诸夷不服，于是鹿山一带的阿昌人乃改称浪宋，并且有一部份西迁到高黎贡山以西地带，这就是阿昌

族中分化出浪速一支的由来。

致于分布在高黎贡山以西茶山、里麻一带的阿昌族，属于阿昌族中比较落后的部份。元末明初，其酋长早邓有二子，一曰早细，二曰早纳，早细生于前，管理茶山地方。早纳生于后，按照阿昌族传统的幼子继承制的原则，酋长地位应由早纳继承，但早细已掌实权，不愿让给早纳。在争职过程中，幼子早纳因力量薄弱，被迫率领所部阿昌族三百余户，伐山通路，东渡怒江，迁移至今的漕涧坝子定居。

漕涧坝子是沧、怒两江之间的一个狭长形的山间盆地，森林茂密，地势平坦，雨量丰富。在这以前，虽已有少量阿昌游牧群，在早纳统治时代就迁居到这里，但数量少而且极为落后，所以漕涧坝子当时实为一个未开垦的处女地。早纳到达这里以后，垦地开田，建立定居的四个大寨，即早竹（今天的漕涧区所在地），还有丹梯、苗丹、戛窝。

洪武十六年（公元1383年），早纳率领所部漕涧阿昌族归顺明朝，明政府封之为土千总，于是，漕涧地区开始建设了土司制度。

早氏土司传至十四代祖早万相时，云龙发生白族土酋段进忠的叛乱，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早万相因计献云龙逆酋段进忠有功，蒙黔国公沐英奏准，恩赏冠带，改赐姓左。这就是漕涧阿昌族土司由早姓改为左姓的由来。

明清两代漕涧阿昌族土司的统治区域，根据早铤墓碑记载，东至习冲与旧州土司接壤，南至栗柴坝与保山瓦窑接壤，西至孙足河底，北至分水岭，与外夷相连，包括今天的整个漕涧区、民建区以及老窝称戛等地，面积达一千平方公里左右。

漕涧阿昌族的土司制度历时475年，一直沿袭到清代咸丰年间，方因滇西回民起义浪潮的冲击而告瓦解。

在这段时期中，由于大批白族、回族、汉族客户、商贾、军人的迁入和流居，阿昌族后裔有的向腾冲明光一带陆续迁徙，有的退居漕涧坝子的四周。直至今日，漕涧坝子东南面的几个村寨如苗丹、丹梯、戛窝、大坪、红藤等地，仍然是他们居住的地区，其中最为集中的是仁山乡丹梯、赛初、广地和苗丹一带，大约有374户2029人。

这些地方的阿昌族姓氏，总计有三种情况：一是由早姓改为左姓的，实为阿昌族土司后裔，如苗丹的左致祥家即是。二是由纳（喇）改左姓的，也属于阿昌人中的一个家支，如戛卡的左迁侯家即是。三是由木姓、林姓改左姓的，是由保山迁入漕涧的客户，因与阿昌族通婚，而融合在阿昌族之中的，如丹梯的左执帮家即是。之所以纷纷改为左姓，是由于阿昌族土司在开发漕涧坝子，帮助明朝政府安抚怒江上游各民族方面有功，朝廷既已赐姓为左，不论嫡系与客籍，均仰其威望而纷纷改姓左，并借以保护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这是符合当时情理的事实。

二、漕涧阿昌族今天的状况

漕涧阿昌族，一般被认为已经全部汉化，或融合在当地白族之中，不复存在了。因此，在云龙历次人口普查中，都没有反映出他们的民族成份。

的确，漕涧阿昌族由于长时期与白、汉等民族杂居，加上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歧视，

其民族语言正处于逐渐消亡的过程之中。

但是漕涧阿昌族由于历史上是这个地区的统治民族，而现在，其后裔的居住区又比较集中，因此，仍保留着许多民族特征，特别是共同心理状态还比较明显，现将调查情况分述如下：

(一) 民族语言的痕迹。语言是具有很强生命力的东西，尽管这些地方的阿昌族今天已经使用汉语，但他们所使用的是一种独特的汉语，不论在腔调和语法上都与汉族很不相同，而且其中仍夹杂着不少阿昌语的成份，如水牛称“磊”，水牛打滚的水塘称“磊纳江”，黄牛称“诺”，黄牛站不住，经常跌死的山坡称为“诺扎岩”，麻雀称为“丹格支”，经济作物“麻”被称为“那鲁”，柿花树称为“丁响”，山凹子或丫口称为“转撰”，野猪称为“扎米”，野猪多的山谷称为“扎米冷”。

阿昌族对于漕涧居住区附近的山名、地名，也有自己独特的称呼，如漕涧镇称“早竹”，漕涧东山称“干那整”，漕涧西山称“陆迷整”，漕涧南山称“鸟麻整”，仁山称“夏整”，这些都是说明阿昌语言并非完全消失，仍然有一部份保存在日常生活之中。

(二) 在风俗习惯方面，一年到头的节日，虽然大部份与白族、汉族相同，但也有许多不同特征。

(1) 旧历年：初一早上规定不洗脸不能说话，生火忌用口吹，宰年猪不吃猪头，清晨要敬拜天神和祭祖宗，但不举行拜年。

(2) 端午节：不包粽子，而是炒五谷吃（包谷、大米、蚕豆、黄豆、豌豆放入锅内炒熟），大人小孩都吃，也招待客人。这一天，还要上山割火草，一是作打火用，二是作刀口药，备足一年之用。

(3) 火把节：农历六月二十五日举行。这一天要宰羊杀鸡，敬献五谷神，祈求丰收。晚饭后，举行赛马射箭游艺，优胜者被选为英雄，享有很高荣誉。入夜以后，全村点火炬，洒木火粉，但没有立大火把的习俗。

(4) 立夏节：在每家每户房子外面插上白杨树枝，还要在自己房子周围洒上灶灰，据说可以避邪免灾。

(5) 八月十五中秋节：各家无做月饼习俗，而是舂扁米吃，晚上烧香献月神。

(三) 在宗教信仰方面：漕涧的阿昌族信奉多神教。由于受周围白族和汉族的影响，阿昌族的信仰也很复杂。

(1) 信奉五谷神，是与农业有关的神，每村有一五谷神坛，多设在村旁的小山坡上，每年六月祭献。

(2) 祭苗丹鬼，苗丹鬼是阿昌族信奉的凶神，他能给人降灾祸，因此，凡人生病或大小事不顺畅，均请巫师帮助，祭送苗丹鬼。

(3) 阿昌族因受白族影响，也信奉三崇本主，每年春节都要迎接三崇本主到本村供奉几天，但传说三崇本主是被漕涧人毒死在夏窝的，因此在祭献三崇本主时要先尝后献，以表示祭品无毒。

(4) 崇拜自奔龙神，漕涧西北部有一座自奔山，山顶有大小龙塘十余个；传说这里的自奔龙神与阿昌族土司有亲戚关系，传授阿昌土司铜马一匹和求雨秘诀，所以阿昌族特别崇拜自奔龙神。每遇大旱，求雨必须由土司后裔左遇候家或左致祥家的老人来主

持。其求雨方式也很特别，必须杀猪、羊、鸡、鹅、鸭五牲。举行祭祀之后，数百名中青年将全身衣服脱光，跳泥塘打滚，待全身涂满污泥之后，分头冲下山去，踏遍所有的稻田，以此表示他们足迹所到的农田，就不致再受旱灾了。

(5) 崇拜关羽，由于历代阿昌族土司都是武官出身，有的当过土千总，土守备，有的考中武举，受到汉族影响，因此在阿昌族地区普遍建立关羽庙，每年祭祀也很隆重，与汉族不同的是他们不崇拜孔子，也没有设孔庙。

(四) 在婚姻习俗方面，阿昌族强调自由恋爱，婚礼大体与白族相同，但男女结婚之前，必须选定一个逢双的日子，由男方备办果品、肉食等礼物，先到女方家中去住上一天，叫做“认父母”，以后才能再择吉日，举行婚礼，女方才到男方家中去。

(五) 民族特征和心理状态

自从清代中叶改土归流以来，漕涧阿昌族丧失了统治地位，大部份退居漕涧坝子的边缘地区。此后，在长时期中，遭到了白族和汉族的歧视，被侮辱称呼为“阿昌子”、“戛窝子”，加上地方上土豪劣绅的压迫，从而加深了民族之间的隔阂和对立，以致在阿昌族的民族性格和心理状态上，留下了如下的影响。

1. 对外不承认自己是阿昌族，而对内则团结性很强，不仅表现在生产生活中的互相救助，而且在本族人受侮辱时，能挺身而出，敢于维护民族尊严。他们对待外人很客气，但一言不合，即翻脸不认人，直至白刃相见，再所不惜。他们与漕涧街上人的对立情绪，在解放后的一段时间内并未完全消除，以致在电影放映场上，都曾发生多次殴斗事件。

2. 具有善武精神。阿昌族是一个勤劳勇敢的民族，男子对骑马射箭均有特长，每年赛马的优胜者，被本族视为英雄。他们善武，还有传统的武术，善使“春秋刀”。阿昌族上层人物，过去有的当过总兵、土把总、土千总、土守备，有的中过武举和武庠生。民国年间，丹梯有个阿昌族左中胜，还当过西康省长，据说，此人现在还在印度。

3. 《云南图经志》记载：“阿昌种称为酒，歌舞而饮”。《滇略》记载：“阿昌、嗜酒”。这种爱酒的特点，至今在漕涧阿昌族中仍然很突出，仁山阿昌族不论大人和小孩，均嗜酒成瘾，吃一斤酒被视为很普通的事，因此，阿昌村寨人口虽然不多，而商业部门的销酒量则最大。

4. 漕涧阿昌族在生产上主要种植水稻，其次还种玉米、小麦和豆类。他们培育的“红米枣”品种，一度堪称良种，传播到腾冲明光大塘一带。这种品种在漕涧坝子退化后，根据阿昌族的要求，又从明光一带倒流引进，结果产量又有增加，这也是生产上出现的一件极为有趣的事情。阿昌族还擅长种麻和织麻布，现代随着纺织品供应的丰富，这种织麻工艺已经停业了。

三、几点建议

1. 阿昌族是我省二十五个少数民族之一，他们主要聚居区在德宏州户撒、拉撒和梁河县，但他们的分布区域都很广，除云龙县外，还有保山、昌宁、腾冲、泸水等县。他们

之间还有着广泛的联系，如漕涧阿昌族到腾冲的明光，只要能说出“苗丹的石照壁”的标记，就可受到热情的欢迎，如果他们到江心坡只要能背诵出早氏家谱，同样也被作上宾招待。户撒、拉撒和梁河的阿昌族至今还能确记他们的祖先从澜沧流域搬去的路线。因此，确认阿昌族在云龙的地位，对于加强民族团结和统战工作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2. 云龙阿昌族之所以不敢承认自己是阿昌族，主要是由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造成的。多少年来，由于在基层过多地强调阶级斗争，而对党的民族政策则很少宣传，这样，表面上虽然看不到存在什么民族问题，而实际上，却以隐蔽的方式表现出来。如“文革”期间有人利用了仁山阿昌族民族报复情绪，动员他们到区上，狠狠地打了一些人，这就是明证。因此，确认阿昌族的民族地位，深入宣传民族平等团结的政策，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对他们多加关心和照顾，对于促进安定团结，建设四化，只会有很好的影响，而不会产生坏的结果。

3. 云龙是阿昌族的发祥地，阿昌族人民也和其他各族人民一样，为云龙的历史发展作出过不可忽视的贡献。这一历史事实，应该为各族人民所知，这对克服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加强民族团结，都具有现实的意义。

以上调查报告，仅为在漕涧区的管见所及，不当之处，在所难免，仅供领导参考。

1984年8月24日

读杨浚同志写的《云龙漕涧阿昌族情况调查》后，说几句多余的话：在我们阿昌族干部和群众中，凡是平时关心本民族历史发展（族源、发祥地、支系、搬迁）的有识之士，对云龙漕涧的阿昌族，在数百年的强盛时期，给社会的发展所做出过的重大而又不可磨灭的贡献是有所了解的。现在看了杨浚同志写的（情况调查）后，思想认识又更进了一步。真是：“观今宜见古、无古不成今”，“酒逢知己饮，诗何会人吟”。最近阿昌族干部爱说一句话：“不爱本民族，何能爱祖国”。这是顺理成章的唯物辩证法。目前，广大的阿昌族干部和群众，特别是阿昌族的有识之士，都共同认为：一定要以党的民族政策为指导思想和精神支柱，以《民族区域自治法》为依据，按照党中央的改革方针，发扬本民族自信、自强的精神，在先进民族的帮助下，团结各族人民群众，为在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方面，真正实现事实上的平等而努力！我们的目的将一定能够逐步达到。

孙加柱

1985年2月6日

阿昌族补充调查资料

杨 浚

一、阿昌族人口分布现状调查

在我们伟大祖国五十五个少数民族之中，阿昌族是人口较少的民族之一。他的人口只有两万多，不到三万。其特点为大分散，小聚居。正因为这样，所以，除了今天阿昌族的主要聚居地——德宏自治州陇川县户撒、腊撒和梁河县已为众所周知以外，其他地区的分布状况，则不甚为人所知，甚至由于种种原因，连人口普查中也未能加以精确的反映。1985年1至2月，我们再次到有关各州县，对阿昌族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补充调查，现将所调查的各州县阿昌族人口分布现状综述如下：

（一）大理州

大理州阿昌族的主要分布地区在云龙县。云龙县是古代阿昌族居住地区之一，从北向南纵贯全境的澜沧江流域，即是著名的古浪峨地。所以，从历史发展的意义来看，云龙县可以说是古代阿昌族的发祥地。但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随着民族的兴衰变化，这里阿昌族的后裔有的向西迁移了，有的已融合在当地其他民族之中，因此，阿昌族在云龙人口中已处于逐渐消失的状态之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完全的消失，也不可能完全消失，相反，在阿昌族土司制度统治时间较长的地区，如云龙西部漕涧坝子周围仁山乡的苗丹、丹梯、赛初、广地，仁德乡的戛窝，大坪乡的红藤箐一带，还有阿昌族大约374户，2029人。另外，漕涧南部铁厂乡的贵已初、棕皮树、布戛山三地，也有阿昌族30多户，150多人。这些漕涧地区的阿昌族，五十岁以上的人还能讲阿昌语。中青年虽操汉语，但其腔调与汉族截然不同，是他们在特殊环境中创造的一种独特的汉语，汉族也听不懂。他们还有自己特殊的风俗习惯和民族心理状态，这是今天云龙境内唯一遗留下的阿昌族聚居的地区。

另外，在澜沧江西岸旧州区汤涧大队的阿昌寨，也有阿昌族后裔68户，382人，他们虽已改操白语，但仍承认是最早的土著民族。另外，在泚江下游大栗树早畔乡新寨村，还有姓早的阿昌族后裔20多户计112人。

综合上述地区的情况，可以肯定，在云龙境内，今天在不同程度上仍保持着阿昌族特征，并被其他民族公认为阿昌族的至少有492户，2673人。

(二) 保山地区

保山地区腾冲县境内的阿昌族，明清时代分布较广，从腾冲北部的明光、界头，直到大蒲川、小蒲川均有阿昌族自北而南地分布着，但随着民族的迁徙与融合，今天阿昌族在腾冲的分布区已有很大缩小。北部阿昌族除向南迁移外，大部分已融合在当地汉族和傣族之中，南部大蒲川的阿昌族，已融合到当地傣族之中，只有小蒲川一带的阿昌族，因处于腾、龙、梁三县交界地的山区，交通不便，外界影响较少，仍保持阿昌族的特征。所谓小蒲川，又名小蒲窝，也就是今天的新华区，共有十一个乡，其中梅子坪有阿昌族209人，中心乡有阿昌族218人，新山乡有阿昌族117人，八角有阿昌族204人，黄叶林有阿昌族114人，总计阿昌族人口为862人。

另外，居住在保山地区龙陵县境芒达一带的阿昌族有67户，408人。他们也是从腾冲迁移过去的。

因此，保山地区腾冲龙陵两县的阿昌族现有人口共为1270人。

(三) 德宏自治州

<1>梁河县境内的阿昌族分布在九保、曩宋、河西、杞木等四个区，共有8571人，占全县人口的6.9%。最近政府已在阿昌族人口比较集中的关璋、弄别、丙界、横路、湾中建立了五个阿昌族自治乡；又在勐来建立了阿昌族崩龙族乡，因此，全县共有六个民族自治乡。至于南部勐养区小陇川一带，清朝末年，仍有大量阿昌族居住，后因受傣族影响，已大部分融合到当地傣族之中，不再自认是阿昌族了。

<2>陇川县境内的阿昌族，主要分布在县境北部的户撒区。这个区的总人口为11,621人，其中除少数杂居的傣族、回、汉三种民族外，阿昌族人口共计8,732人，占户撒全区总人口的75.14%，这是德宏州境内阿昌族人口最为集中的一个地区。

<3>盈江县境内的阿昌族主要分布在盩达区，共有125户，658人。

<4>潞西县境内的阿昌族主要分布在江东区的高埂田乡一带，共98户588人，他们都是从小蒲川、梁河一带迁移过去的。

上述四个县的阿昌族人口共计18,549人。

最后，我们将大理州、保山地区、德宏自治州三个地区的阿昌族人口累计在一起，可以看到阿昌族现存人口实为22,932人。在这一总人口中，聚居在梁河县和陇川县户撒的阿昌族共为17,303人，占阿昌族总人口的76%，分布在其他地区的阿昌族人口只有5629人，只占总人口的24%。

二、阿昌族的族源调查

关于阿昌族的族源问题，由于有关的文字记载甚少，因此，只能根据几个地区的民间传说，结合零星的历史记载进行追溯，以窥其大致合理的发展梗概。

(一) 陇川县户拉撒地区有关族源的传说

1. 根据芒东寨冢房佛爷亚铃达介绍：“我师傅手里有一本讲户拉撒阿昌族历史的书，是用傣文写，这本书现存缅甸洋人街佛寺内。这本书上说，户拉撒阿昌族是从‘猛撒峒’地方搬来的，但上面没有讲到‘猛撒峒’是在东方、西方南方还是北方的问题，所以我不能断定‘猛撒峒’是在哪个方向。”

他接着说：“猛撒峒是阿昌族祖先最早的住地。那里有一个国王。他有两个儿子，长大后由于争夺王位继承权，相互不和，无法相处下去。于是小儿子只得告辞老国王，率领他的家属部众童男童女一千户，带着谷种，搬离了猛撒峒地方。他们先后搬了七处，最后才在户拉撒坝尾定居下来。这本书还说，阿昌人到户拉撒定居的时间已有一千多年。”

2. 又据陇川县社队企业局阿昌族老干部雷开发同志介绍，从前猛撒峒地方有一个阿昌族国王，马面人身，样子长得很可怕，他不许亲属和部下望他的脸，谁要是敢当面望他一眼，就立刻被他处死。这样，连他的两个儿子也感到诚惶诚恐，难以在父王身边相处下去，他们互相商量，决定搬到别的地方去。两兄弟就各带男女一百人。哥哥走在前，弟弟后面跟，分两批前进，相约沿路以砍芭蕉树为标志。后来，弟弟到了户拉撒，见到被砍的芭蕉已长得高了，以为哥哥走远了，就在户撒定居下来。实际上，并非哥哥走远了。主要是越往前气候越热，所以芭蕉抽叶特别快。后来，才知道老大就在前面不远的“崩把”地方定居下来。老大就是现在的先岛人，他们自称“先岛族”，实际上就是阿昌族的一支。

3. 又据户撒芒东寨经师曹老幸谈：“阿昌族这次迁移，不是两兄弟，而是三兄弟同时迁移的。老大是先岛人，走在最前，老二是蒙撒，走在第二，老三是载瓦，走在最后。结果是先岛人先到，蒙撒人次到，载瓦因离得较远没有跟上。隔了一段时间，载瓦也来了，虽然语言还是相同的，但也不再自称是阿昌了。”

4. 又据陇川县副县长阿昌族干部银恩明同志谈：小时候听老人说，阿昌族是从东方迁来的。最早流落在金沙江一带，以后又到澜沧江。后来又渡过怒江，来到户拉撒的，到户拉撒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当时森林相当多，连路也没有，虽然前后相约以砍芭蕉为标记，但因芭蕉长得特别快，后面的人认为跟不上了，就在现在的朗光乡姐来寨定居下来，所以，姐来寨是阿昌族在户拉撒建立的第一个寨子。

5. 又据1983年9月出版的《阿昌族社会历史调查》记载：据该地老人谈，阿昌族是从“胡康胡居”迁来的，胡居是江边之意，胡康是江头之意。而所谓江头，系指伊洛瓦底江上游。

6. 另外，户拉撒还有一部分阿昌族是汉族变的，这在一些墓碑上也有明确的记载：如芒东寨尹立兴墓志铭说：“立兴，大有公之次子，原籍四川重庆，其始祖因经商到腾，落籍腾冲黄坡，后分居南甸。至加广祖，率子鸿本，迁到本司麻来山，又迁居富来，成为现在之基业。传至大有，生子二人，长曰立恩，次曰立兴。公聚本司轩勒寨阿昌虞氏之女为室。……”这就是外来汉族与阿昌族通婚后融合到阿昌族中的一部分人，但他们并不代表古老的阿昌族。

对上述几种传说的看法

1. 目前主张来源于“猛撒峒”的人，似乎较多，而“猛撒峒”究竟在哪里，有的说在缅甸、有的说在内地，莫衷一是。但从缅甸境内的阿昌族状况看，一种人为经商，一种人为打铁手工业者，多自称是从中国搬出去的，年代也不甚久远。另外在缅甸地名中，现在也没有发现足以与“猛撒峒”相当的地名，因此，我们可以断定“猛撒峒”在缅甸的可能性不大。

2. 由于户撒的阿昌族均自称“蒙撒”，因此“猛撒峒”可能就是“蒙撒峒”的变音，意为蒙撒人聚居的溪峒，那末，这个地方究竟在哪里呢？从阿昌族的古代历史看，阿昌族从原始氏族发展到部落联盟的地方只有大理州云龙县澜沧江流域以西的一带地方。根据《云龙记往》的记载，大约在南北朝末期和隋朝初期，云龙阿昌族酋长早慨战胜了蒲弯诸部落之后，统一了澜沧江以西到怒江以东的广大地区，建立了强大的部落联盟。《云龙记往》又称，“慨传十余世，其地愈拓，其民愈众，金齿夔国皆通商，客商益众。”这时正值南诏时代。“后又传四五世至早疆，夔王段氏遣人抚之。”於是“受其浩命，岁有常贡。”可见，这时期正是阿昌族历史的兴盛时期，早疆虽接受了大理国的招抚，但当时的云龙，仍然可说是阿昌族的独立王国。所以户拉撒传说中的“猛撒峒”这个地方，很可能出于云龙。

3. 户拉撒传说，把阿昌族搬迁的原因归结为二子争权王位继承权，这在《云龙记往》中也有类似的记载，虽情节不完全相同，但因争权而引起搬迁则是一致的。《云龙记往》称“早疆传十余世到早麻，有二子曰奇、曰仰，麻命奇为后，分治鹿山。麻死。仰毒毙其兄而自袭，诸夷不服”这时，奇的部众鹿山一带的峨昌人即由浪宋向西迁移。这事大约发生在宋末元初。

另外在高黎贡山以西茶山，里麻一带的阿昌族中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件。大约在北宋时代，这里的阿昌族酋长早邓有二子，一曰早细、二曰早纳，早细生於前，管理茶山地方，早纳生於后，按照阿昌族传统的幼子继承制的原则，酋长地位应由早纳继承，但早细已掌实权，不愿让给早纳。在争取过程中，幼子早纳因力量薄弱，被迫率领所部阿昌族三百余户，迁移到漕涧坝子定居。这些事件，虽情节与时间不尽相同，但可与户拉传说互为映证。

4. 从户拉撒阿昌族的第二种传说看，阿昌国王是一个马面人身的国王，对照云龙漕涧的情况看，恰好在阿昌族统治云龙的时期，称漕涧为“马山”。漕涧的阿昌族也和白族一样，信奉本主，在那里的本主庙内，不仅塑有鸡头国王，狗头国王的神象，而且也塑有马面人身的马头国王的神象，这究竟是否属于原始图腾崇拜的反映，有待考究，但与户拉撒传说相映证，多少也说明户拉撒阿昌族与云龙漕涧阿昌族之间的渊源关系。

5. 在云龙西北部澜沧江上游，兰坪，泸水和云龙三县交界的地区，有十二寨，包括早阳、表村、柯立、老末、桑岔、汉峒以至於靠北的兔峨和大峨地，靠南的孟帕山、密吾山，往西至泸水的赶马撒和老窝，这一大片地区一直被称为浪宋诸村，也就是著名的古浪峨地，上述这些地名都是阿昌族遗留下来的。早阳是以阿昌族酋长早仰的名字命名的。表村是扁灭蒂的变音，传说阿昌族酋长扁灭蒂把那里的傣族赶走以后，占领这个地方，因而命名的，“老末”是“腊蒙”的变音，意为蒙撒人的寨子，“桑岔”是“罕昌”

的变音，意义也阿昌人住的地方。兔峨和大峨地都是与峨昌有关的地名，孟帕山阿昌语为“阿昌人父亲的山”，密吾山阿昌语为“火种山”之意。“老窝”是“浪峨”的变音，“赶马撒”为“戛蒙撒”的变音，都是阿昌族居住的地方。由此向南到漕涧，“早竹”是以阿昌族酋长早纳的儿子的名字命名的。“戛窝”是“戛峨”的变音，意为峨昌人的村子，“阿畅山”实为“阿昌山”的变音。

事实证明上述地区确实是古代阿昌族主要活动的地区，那么，户拉撒传说中的“猛撒峒”有极大可能指的就是这个地区。

(二) 梁河县阿昌族地区有关族源的说法

1. 从梁河县阿昌族的姓氏看，有闷、朗、哄、俸、马、杨、孙、曹、张、王、李、赵、侯等十三姓。其中闷、朗、哄、俸、马、杨、王被称为守土氏族，也就是本来的阿昌族，曹、张、李、赵、侯被称是由汉族变为阿昌的，但不论是守土姓氏或由汉变阿昌的姓氏，追溯来源，都说是从腾冲迁来的。如丙介乡的赵家据称原籍南京应天府柳树湾，先在腾冲落籍，后搬到梁河木瓜寨，与阿昌马氏通婚，后变为阿昌族的，他们从木瓜寨搬到丙界也已有十二代，大约三百年了。

关璋乡的曹家，始祖名曹秉薄，洪武二年到腾越，据称把缅人赶走，参加筑城，修了十二年，后因逃避苦役，搬到绮罗，后又迁罗汉冲，再迁关璋，聚阿昌婆哄氏老妹，从而变为阿昌人的。曹家在关璋发达以后，其中一支人到潞西高埂田去，现在仍为阿昌族，一支人到萝卜坝去住，现在已变为傣族，一支人到陇川小新寨去住，现在已变为载瓦人。有趣的是不论变什么民族、姓氏家族还是互认的。如在陇川变为载瓦的曹家，过去几次带信给关璋曹家，问什么时候修祖坟，如果修的话，他们也愿意出一部分钱。

俸姓原来就是阿昌族，据称原住腾冲小蒲川，后又迁到梁河小陇川，以后又分支到高埂田，从腾冲到高埂田至少已有八代人了。

杨姓，原来也是阿昌族，原姓喇碑(La bei)“bei”是“太阳”，后改为杨姓，据称是从云龙漕涧一带迁来的，先到腾冲明光，后到腾冲小蒲川，最后迁到梁河的。

朗姓有梁、朗、囊、纳、喇不同的称法，但实质上都是来源于“喇”的；因“阿昌俱以喇为姓”后因仿效汉姓，从而演化出不同的写法。朗姓自称也是从腾冲小蒲川迁来的，目前已散布在梁河关璋、弄丘和小陇川一带，直到潞西高埂田都有此姓人。

闷姓，原为阿昌族，原住腾冲罗汉冲，后搬到梁河猛柯。猛柯是阿昌族在这里开辟的第一个寨子，他们的开山祖叫闷有林，据说从闷有林到现在已有三十代人，那末，他们到这里至少也有七百多年了。他们初来时，还是以打猎为生，据说当时这里森林很多，盛产竹溜鼠和白花鼠，因此才在这里定居的。

从上述几个姓氏的情况看，一种是真正的阿昌族，来的时间较早，可以说在宋末元初就到这里了。一种是外来汉族，因“聚夷婆变夷人”而融合到阿昌族之中的，这种人多数是明清两代才陆续渗透入阿昌族中的。

2. 现在梁河县的阿昌族人口为8,571人，占全县人口总数的6.9%。在明、清两代则可能远远不止此数。原因是梁河县在地理上靠近腾冲，历史上也曾属腾越州管辖过，因

此，在近代、现代，外来客商军政人员大量流入，这对阿昌族起了多方面的影响，加速了这个地区的民族融合，有汉族融合到阿昌族之中的，有阿昌族融合到汉族之中的（如九保即是），有阿昌族融合到傣族之中的（如萝卜坝即是），有阿昌族变为景颇族的（如陇川梁河交界地区即是），形成了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又促使阿昌族的政治经济比较发达，文化上也比陇川户拉撒地区先进。

3. 梁河县的许多地名都与阿昌族有密切关系，如梁河县原名南宋（曩宋），有人说是来自傣语“朗双”（Lam suan）即两河交会之意。这种解释，实际上还值得商榷。现在的九保政府所在地即称南宋（曩宋）。据当地老人讲：很久以前，有一个南宋山官在这里统治了很长时间，后因其他民族大量涌入，山官制度维持不去了，只好退居山区。虽然后来的傣族，另取名为“遮勒”，但由于“南宋”之名为时已久，所以至今仍称“南宋（曩宋）”。联系到云龙县澜沧江上游有“浪宋”的地名，加上这里又有过山官制度。我们有理由推想，当时的“峨昌人”把他们祖先来源地的地名搬到这里来，这种情况是屡见不鲜的。

此外，梁河县的许多地方都有双重地名，如“湾中”，阿昌语称“蒙纠洼”，为龙洞之意；关璋，阿昌语为“腊舍洼”为红土洞之意；弄别，阿昌语为“腊奔”，为谷堆似的小山之意。蛮掌，阿昌语为“猛姜”为“有桥的寨子”之意。弄丘，阿昌语为“腊周”为“东方寨子”之意，这些古老的地名，证明梁河县这个地方最早也是由阿昌族开辟出来的。

从梁河县阿昌族中对族源的反映来看，绝大部分都认为是从腾冲这个方向迁来的，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从梁河县往西，向盈江和户拉撒迁移的情况，但却没有找到任何从西方或南方迁来的事例，这就更证明阿昌族从东北方向迁入德宏是确切无疑的了。

（三）腾冲县境有关阿昌族族源的情况。

1. 目前腾冲县的阿昌族虽然只有862人，大部分均集中在县南的新华区，即过去的小蒲窝。但据县民委郭永康同志谈：过去阿昌族在整个龙川江流域分布是相当广的，只是由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歧视的影响，许多地方的阿昌族，不敢承认自己是阿昌族，如新山乡八角寨的阿昌族就是这样。一直到第三次人口普查中他们才要求恢复阿昌族的族属。而大蒲川一带的阿昌族则基本上已融合到傣族之中了。

2. 根据《明史·地理志》记载“龙川江，源出于峨昌蛮之七藏甸，下流会於大盈江。”可见腾冲北部，在明代仍然是阿昌居住的地方。又据云龙县漕涧发现的《早陶墓碑》的记载：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腾越明光地方，时被野人荼毒，明政府调漕涧阿昌族土司左万相三子左文伟前往明光防守，文伟率弩手百余户，迁往明光。此后，直到清朝道光年间，腾冲北部的防守任务，一直由阿昌族土司左氏担任。至左大雄时，由于累立战功，封明光世袭土守备，加管大小江、茶山、浪速、傈傈等地方二百五十余里。这一历史事实，不仅说明腾冲北部地区与云龙漕涧之间一直有政治经济上的密切联系，而且也证明两地的阿昌族有过长期的交往。从这里往东，渡过怒江，就是云龙的古浪峨地。从这里往北就是片马、岗房，古浪一带直到大小江流域的清代浪速地，所以这里正是阿昌族与景颇族中的载瓦，浪速等支系民族向南流动的总枢纽。

3. 根据云龙县漕涧区仁山乡阿昌族老人反映, 过去漕涧阿昌族到明光去, 只要能说出仁山乡苗丹的“石照壁”的标记, 就可以受到明光阿昌人的热烈欢迎。如果他们到江心坡去, 只要能背诵出早氏家谱, 也同样被当作上宾招待。

从上述几个地区的情况看, 从户拉撒到梁河, 从梁河到腾冲, 从腾冲到云龙以及泸水阿昌族的渊源和迁移路线是相当清晰可见的, 因此, 我们由推论澜沧江和怒江之间的古浪峨地, 正是户撒人所说的“猛撒峒”。

三、阿昌族地区的土司制度

阿昌族地区有历史记载的土司制度开始於明朝初期。其土司来源情况, 大体可分为两大类。

一是来自本民族的土司, 如茶山长官司长官早章, 里麻长官司副长官早奔, 云龙漕涧土千总早纳, 腾冲明光地区土守备左大雄, 茨竹寨土把总左能臣。还有沿怒江河谷而下, 在保山县境内, 又有所谓“十五喧”“二十八寨”其中如“早纳喧、蛮云喧”以及“罗明、罗古、罗版、潞江”等四寨, 均属于阿昌族向西移动过程中遗留下的居民点。这些地方历史上也有过土官的设置, 如“千夫长”“百夫长”等名号, 因其位卑职小, 何时建置, 皆无确切记载, 但可以肯定他们都是因本民族的头人而设置的世袭土官。

二是来自外族的土司, 如统治梁河阿昌族的南甸土司为傣族, 统治户腊撒阿昌族的两长官司赖氏和盖氏为外来汉族。

这两类土司的共同点都属於世袭的封建领主, 在他们辖区的范围内, 不仅剥削压迫本族人民, 而且也奴役着其他民族的人民。

不同的是: 第一类土司统治地区, 在遭受外敌入侵时, 土司对人民起一定的保护作用, 其剥削压迫的程度并较为缓和, 而第二类土司地区, 则反而有凭借外来势力镇压辖区人民的情况, 其剥削程度贪得无厌, 因而遭到人民的反抗也更为频繁。在第一类土司地区, 土司的存在多少象征着本民族处于统治民族的地位; 而在第二类地区, 土司的存在标志着这个区域的主体民族处于被统治的地位。政治上失势的地位。

现将上述两类土司的情况分述如下:

(一) 漕涧土司

在段保被封为云龙土知州的第二年, 洪武十六年(公元1383年)来自茶山地方, 统治漕涧坝子已有数十年的阿昌族酋长早纳, 也率所部归顺明朝, 明皇朝封之为漕涧土千总, 这是阿昌族地区最早建立的土司政权, 说明阿昌族在这一带地区, 当时仍然保持着优势地位。

早氏土司传至十四代祖早万相时, 云龙发生白族土酋段进忠的叛乱, 早万相因计献逆酋段进忠有功, 蒙黔国公沐英奏准, 恩赐冠带, 改赐姓左, 这就是漕涧阿昌族土司由早姓改为左姓的由来。

明清两代漕涧阿昌族土司统治的区域, 根据早铤墓碑的记载, 东至雪冲与旧州段氏

土司接壤，南至栗柴坝与保山瓦窑接壤，西至孙足河底，北至分水岭与外夷相连，包括今天的整个漕涧区、民建区以及老窝等地，面积一千平方公里左右。土司衙门设在苗丹，传说在修土司衙门时，所有的砖瓦都是由土司亲兵排成很长队伍，由漕涧街上，一直传递到苗丹的，两地距离大约有三华里远，可见当时漕涧土司的势力是很雄厚的。

漕涧土司制度历时达四百七十五年，一直沿袭到清代咸丰年间，方因滇西回民起义浪潮的冲击而告瓦解。

云龙是阿昌族的发祥地，自从阿昌族最后一代酋长早褒，在元末被其家臣李贯章杀害以后，明初段保被封为云龙土知州，这样在澜沧西岸阿昌族的统治地位已基本结束，而漕涧土司的受封，却使阿昌族在三崇山以西怒江以东的统治地位延续达四百多年之久。所以尽管阿昌族在云龙地区，有的迁移了，有的融合在其他民族之中，但在漕涧坝子的周围，直至今天，仍然留下了保持着民族特征的阿昌族聚居的村寨，其中最为集中是仁山乡的丹梯、苗丹、赛初、广地一带，约有374户，2029人。

（二）茶山、里麻两长官司

明朝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明皇朝又在腾冲西北，高黎贡山以西的小江流域的峨昌蛮地区设立茶山长官司，以阿昌族酋长早章为长官颁给信符金字红牌。

明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明皇朝又在茶山西北恩梅开江和迈立开江上游的峨昌蛮地区设立里麻长官司，以刀思放（傣族）为长官，以早奔（阿昌族）为副长官，两长官司境内的部夷皆峨昌蛮。至万历末，两地土司皆为“野人所杀掠，尽弃其地，奔入内地腾冲境内的赤石坪栖在，里麻副长官早堪信亦被杀害。

上述事实说明，明皇朝的统治势力曾一度扩大到唐代寻传蛮最西的地区。

从民族斗争和两长官司统治的瓦解，也可能是阿昌族再次向南迁移的原因之一，同时也可能是载瓦人从峨昌蛮中分离出来的原因之一。

（三）腾冲北部明光地区的土司制度

腾冲北部明光地区的土司也是由云龙漕涧土司分支出去管理的。据漕涧早殉墓碑记载：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腾越明光地方时被野夷荼毒，朝廷调云龙漕涧土司左万相之子左文伟前往明光防守，文伟携母刘氏，率弩手百余户迁往明光，立功后被封为明光千总，直传至左大雄时正值清道光年间，因左大雄为朝廷累立战功，被封为明光关世袭土守备，加管大江小江茶山浪速傈傈等处地方二百五十余里。可见在明清两代，明光地区的国防地位是相当重要的。

由明光土司分支的有茨竹寨土把总左能臣，即左大雄之子，清咸丰五年授职。

腾冲北部的阿昌族土司左氏，至始至终效忠于历代朝廷，对巩固祖国边防起过积极的作用，如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英帝国主义侵略军入侵我国腾冲边境地区，烧杀明光茨竹各寨时，当地阿昌、傈傈、景颇和汉族军民曾在阿昌族明光土守备左孝臣领导下，奋起抗击英国侵略军，但由于缺乏后援，加上武器落后，当地军民八十多人壮烈牺牲，土守备左孝臣也英勇殉职。事实证明，来自本民族的土司头人在面临外敌入侵之际，还是能为国家民族的利益而作出牺牲的。

第二类是来自外族的土司

(一) 南甸土司

远在宋代阿昌族的先民浪峨人就已到达德宏州梁河县境，他分散居住在半山地带，各据山头，有自己的酋长，相当于山官。如曩宋区的曩宋，那时就有一个曩宋山官，统治了很长时间。

在阿昌族尚未形成强大的部落联盟之前，傣族又进入了这个地区，傣族主要占领了三个坝区，即大盈江所流经的曩宋区和九保区，杨柳河所流经的萝卜坝，龙江所流经的小陇川坝。由于经济上的优势，傣族迅速发展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民族，为南甸宣抚司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南甸宣抚司的始祖刀贡猛，明初以百夫长起家，迁千夫长驻防南甸，永乐十一年贡猛之子贡罕入朝，乃改南甸为州，以贡罕为土知州，贡罕之子落埂因从征麓川有功，正统九年（公元1444年）升南甸州为南甸宣抚司，以落埂为宣抚使，这就是南甸宣抚司的由来。

阿昌族在南甸宣抚司的统治下，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直到今天，梁河各村寨阿昌族仍然能够清楚地回忆，他们祖祖辈辈是怎样为土司当牛做马的。如猛柯乡的阿昌族是专门被指定为土司抬轿子的，湾中乡的阿昌族则专门负担土司祭神的一切费用，关璋乡被称为“胭脂水粉庄”，是因为那里的阿昌族被派专门供应土司少爷小姐的化妆品的一切费用，河边寨阿昌族则专门负责给土司衙门做炊事和勤杂工作，马脖子的阿昌族则专门负责给土司吹号。在保证为土司无偿服役的前提下，有剩余时间，才能从事自己的生产活动，由此可见，在土司统治下，阿昌族人民一直处于农奴的地位。

南甸宣抚司传十有一世，至刀启元时，正值雍正年间，土司家族内部发生了一次争夺土司承继权的斗争，因刀启元之子早已病故，无人袭职，其族弟刀献美拟争获司位继承权，刀启元出于无奈，只好同意让刀献美袭职，正准备择吉交印时，发生了刀献美当着老土司的面吊打侍从人员的事，族老们认为刀献美生性骄暴，恐后难以管理地方，当即向刀启元进言说，“公不记得少年时到猛养蛮回寨与阿昌族李氏有情相处的事吗？后李氏生有一子，现已年长看牛，不如接来承袭爵位，自己的骨肉，岂不更好”。启元当即接受族老建议，派兵启程迎接李氏母子。事为献美公所知，大为愤慨，派出家丁前往半路埋伏，企图劫杀李氏母子。不料老土司事前已料到这一着，这样，去迎接的亲兵，改道由猛养经杞木寨，一昼夜到达九保司署，李氏儿子正式袭职为土司。献美公阴谋失败，害怕受到追究，率其死党家族，逃到景颇族地区。他们的后代都融合到景颇族之中，景颇族中的龚姓，就是由此而产生的。

而南甸土司的世系传至刀恩赐（即阿昌族李氏之子）时，则已变为阿昌族的血统，但由于封建正统观念的影响，此事被地方史家一直略去不提。

(二) 户撒、腊撒两长官司

户撒土司的始祖为赖罗义，四川巴县人，腊撒土司的始祖为况本，亦四川巴县人，他们都是在明正统年间，随兵部尚书王骥征麓川有功，从而被封为户腊撒土司的。这是

户腊撒有历史记载的土司制度的开端。

在这以前，阿昌族是否有自己的官呢？根据现在了解的材料，回答是肯定的。

在户腊撒的芒罔寨发现有一座旧衙门的遗址，还有两根石柱杆留了下来。据当地群众说，这就是阿昌族自己的土司官旧印邦的衙门。现在，旧印邦的后代仍然居住在那村子里，群众都称他们是阿昌族官家的后代，可见这是确有其事的。据说，户腊撒阿昌族过去都归旧印邦家所统治的，到了明代正统年间，才大权旁落，被其管家四川人赖氏和况氏所取代。

又传说，户腊撒土司原是熊家，大约传袭数十代后，因老土司死，其子尚幼，请姑爷赖家来摄政，赖家代行职务后，即用强力夺取了职位。所有这些说法，虽尚无历史记载可考，但可以肯定在土司赖、况两姓之前，阿昌族是有自己的世袭的地方官的，芒罔寨旧印邦的衙门遗址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

传说阿昌族在户腊撒定居已有一千年左右，他们曾渡过一段原始农村公社的生活，那时土地都归村社公有，个人只有使用权，村社首领称“借作”（意为村社办事的好儿子之意），几个“借作”和“吾作曼”（寨老）共同组成村社议事会，但由于各村寨阿昌族迁来的时间先后不同，因此村社与村社之间不免因占有土地的不均而经常发摩擦，甚至发展到战争。由于战争的客观需要，各村寨又共同选举了军事首领来指挥战争。可是后来，由于军事首领的实权越来越大，超越了村社首领的职权，成为军政合一的世袭的大首领，传说中的旧印邦，可能就是这样的官。

明洪武十二年，沐英征麓川时，驻军户腊撒。因其地气候凉爽，土地平旷，地理位置处于两宣之间，有高屋建瓴之势，因而把该地区划为自己的私庄，故有“沐氏勋庄”之称。

到了明正统年间，明将王骥三征麓川，在德宏地区设立了“八大土司”户腊撒直接在于崖南甸两土司管辖下。王骥又封其部下赖罗义和况本为“把总”，分别驻防户腊撒、腊撒，成为当地的世袭领主。这样，阿昌族原有的官家就完全失势，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湮灭无闻了。

清康熙十二年，吴三桂又将户腊撒地区改为“吴氏勋庄”，到康熙二十一年，清皇朝又宣布废除“勋庄”，归原先赖、况两家土司承袭。雍正二年，土司获罪革职，户腊撒划归腾越州管辖，改设伙头，历时五十余年。到清乾隆三十四年（公元1769年）因该地土司从战有功，土司进京乞复旧职，清廷允行，设户腊撒长官司由赖君爱袭职，又设腊撒长官司由盖邦荣袭职。两土司并以出钱买土之名，赎回户腊撒，使成为“爵土兼私土”，这就加重了对阿昌族人民的剥削和压迫。

由于赖、况（后改为姓盖）两土司都是外来汉族，又是当地最高的统治者，所以他们对阿昌族人民的剥削压迫，在解放前五、六十年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除官租外，苛捐杂税名目达三十多种，所谓“开印费，做斋费、赶摆费、衣服钱、帽子钱、门户钱、大修费、小修费、霜降钱、年节礼、献粮等，除此以外，土司家的婚丧、生老病死、衣食住行，无不一一摊派。

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户腊撒阿昌族人民举行武装暴动，杀死土司盖邦荣，后被清廷镇压。次年永昌知府前来调停，为了缓和土司与人民的矛盾，革除了一些苛捐

杂派，并勒令刻石存记，此碑现仍存於芒东寨。

尽管这样，由于土司的贪得无厌，一些被革除的苛捐杂派，以后又被逐渐恢复，阿昌族人民仍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报恩寺有一和尚，法名“夺日和尚”曾在暗中串连各寨人民，组织武装起义，反对土司压迫，但由于事机不密，而宣告失败。

1943年，户腊撒阿昌人民又组织了一次武装反抗，土司吓得逃跑到陇川，又凭借陇川土司的力量，组织反扑，然而又有土匪乘机抢劫，结果，群众武装、土匪武装和土司武装互相混乱达五天之久，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此后，土司对人民照样穷凶极恶地压迫剥削，但是具有英勇革命斗争传统的阿昌人民是不屈服的。1949年云南解放前夕，因土司无理吊打亲兵事件，全体土司兵与人民联合在一起，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在这次斗争中，起义队伍不仅杀死了土司之弟、掌握兵权的盖万忠，而且冲进了土司署，杀死了老土司盖炳前，震动了整个德宏州。正当土司准备组织力量进行联合镇压的时候，人民解放军来到了保山，户腊撒人民终于取得了彻底的胜利，推翻了长达五百多年的土司统治。

四、阿昌族对自然地域的选择

每一个民族，从远古时代开始就不断为选择更好的、适合自己生存和发展的自然地域而进行着艰苦的斗争，阿昌族也是这样。

为了探索阿昌族从古至今对自然地域的选择方面有些什么特征，现将阿昌族从古至今，从东到西的几个主要分布地区的自然概况对比综述如下：

（一）澜沧江和怒江之间的古浪峨地

澜沧江和怒江之间的古浪峨地，是宋元以前阿昌族的主要分布地区。这个地区大部分在现今大理州的云龙县境，包括表村区、旧州区，漕涧区和怒江东岸的民建区，此外，还包括怒江州泸水县的老窝区，总面积约为2104.1平方公里，雄伟的怒山山脉自北蜿蜒南下，东面为表村河源山，又南为松牧溪山、再南为三崇山，岗峦叠嶂，环带沧江。富饶美丽的旧州坝就在三崇山东麓。阿昌族的分布地段：主要在海拔1500—2000米之间的半山中暖层，年平均气温在16℃至21℃之间，土壤为黑沙冲积土，肥力高，土地平缓，地势北高南低。

这里过去和现在一直是云龙县的主要粮食基地之一，而古代却是阿昌族的发祥地。

旧州飞龙桥吕祖阁有一题名为《吕祖赋》的石碑，碑建於清同治年间，碑文中有这样两句话“想阿昌未净之日，此地之风光回异，自多土入疆之后，是邦之文典皆同”。这固然是充满大民族主义的论调，但也从反面证明，阿昌族一度是这里的主体民族。

在三崇山西面，怒山山脉呈扇形向西南伸展，有道人山，志奔山横贯南北，出现了一些狭长形的山间小盆地，漕涧坝子就是其中最大的一个。这个坝子东北高，西南低，海拔在1500米至2000米之间，年平均气温12℃，气候凉爽，雨量丰富，森林复盖面积达